

## 我的心臟住了一個小時鐘

我喜歡在明尼蘇達盛夏的夜晚散步。八點半日方落下，走出擔任志工的稅務機構，輕軌挾著鮭魚粉的天幕迎面駛來。短袖套上一件薄外套，這是我唯一可以穿上從台灣扛來衣物的時分。

高緯度夏天的白晝，使人產生擁有時間比平常多的錯覺，然而我在九點被餘暉染成藍紫色的天幕下只恍恍惚惚逗留幾晌，其餘的日子被禁錮在幾坪大灰白空間的病床上，以三十度斜角看那烈日灼灼燒著窗邊的向日葵。

爸媽接到我從急診室打去的電話、連夜從東經 120 度趕至位於西經 90 度的學校醫院的隔天，是表定執行手術的日子。醫師在審判前宣讀罪刑，我只顧數算無罪獲釋的機率，即使施加於身上的酷刑遠超過我對恐怖的認知。

護士將直徑同一般水管兩倍大的圓狀物體伸進我的喉嚨，並解釋這是用來檢視心臟的儀器。我的嘴巴撐到不能再開，眼淚直流。由於那根圓柱塞滿嘴巴，我吸不到空氣，堅硬的管子觸碰喉嚨深處使我反胃、身軀瘋狂顫動，我聽見自己的哀嚎像是小狗的嗚咽，嘴部肌肉很快地麻木失去知覺。

護士似乎一直沒捕捉到清晰的畫面，左右移動柱狀物戳弄著我的喉嚨。當它終於離開我的口，我蜷曲抱膝，嬰兒似的放聲大哭。

Is there any chance my daughter does not have to do the surgery? 爸爸吐魚刺般的詢問醫師。大家都稱讚我勇敢，鎮定地不像即將面臨開心手術。我想我不是無懼，只是大多數時候，我彷彿成了牆壁上磁磚間的縫隙、天花板的出風口、門口旁的電腦螢幕，注視著這個身穿寬鬆袍、頭髮紮成一束貼在後腦勺、躺在傾斜三十度病床上的十九歲女孩。

我在明尼蘇達待得夠長一段時間，能掌握當地人使用修飾副詞真正的含義。舉凡同樣表示數學爛透了，這裡的人會說：Math is not my strongest suit. 替我抽血的護士回答心臟手術 will hurt a little. 我的心一沈。

It will be your victory scar. You should be proud of yourself. 護士用替我翻身、抽血、遞藥的雙手在昏暗的空氣中比畫疤痕的長度。準確來說，是十二公分。

--

麻醉藥退去、醒來的時候，已經正午。我是前一天下午三點進手術室的，據說手術過程中我斷了兩根肋骨、心臟暫停一小時。

我感覺喉嚨上插了一把刀，積蓄濃稠的痰，我想把它咳出來，每一咳胸口像是要炸裂。我的呼吸很淺，氧氣鼻管徐徐吹送著涼風。

扶我坐起身之前，護士得先拔掉兩根插在頸動脈的針筒，其中一支抽出來的時候，血濺到衣袍上。之後護士替我梳頭髮，硬掉的黑色血塊像堆積在斑駁牆角的水泥碎片般落在我的肩頭。

我左右手的靜脈也各插有一個針筒，我幾乎感受不到針深埋肌膚之下。病床側邊擺放一個水桶，四個管子垂掛在桶子邊緣，滴出淡褐色的液體。我的視線沿著水管底端往回看，它們的終點隱沒在我寬鬆的衣袍裡，我沒有立即掀開衣服檢視。

爸媽站在病床兩側時不時問我感覺如何，我認為回答好或不好都毫無意義，只點了點頭。護士拿兩個塑膠紙杯，請我吞下數顆藥丸：兩顆 Tylenol，一顆 Oxycodone，一顆促進排便、兩顆補充電解質的藥丸，還有兩顆從此以後每日得服用的 Warfarin。

我的喉嚨仍像烈焰燒過，無法吞嚥藥丸，於是護士將藥丸搗碎，要我用含的吃下去。其中幾顆藥丸苦得我臉皺成一團，護士便拿來橘子口味的冰棒與蘋果汁，我囫圇咀嚼那把藥，像喝一大口酸掉的咖啡，苦澀味在人工甜味劑退去之後殘留於舌尖。

蓄著一頭長捲髮、彷彿剛從實驗室走出來的復健師協助我下床走路，距離我倚靠雙腳行走已經是一星期前。坐在床緣、伸出腿的某一瞬間，我感到很陌生，彷彿它們原本不屬於我。

離開床起身的那一刻，我把自己拋出去，降落在復健師的懷裡。待我站穩，復健師推著連接我身上管子的小桶，一手扶著我舉步維艱。在加護病房的樓層練習走路時，我聯想到明尼蘇達大雪後的早晨。

明尼蘇達下了大雪的早晨，馬路是一片銀白的雪河。踏出一腳，雪靴便陷進厚實的白雪，我得花兩倍的力氣抬腳，踩進下一處綿綿雪地。這時我的視線總是緊盯地面，節奏性的抬起右腳-放下右腳-待全身平衡-抬起左腳-放下左腳。我數著步伐，白色氤氳自口裡吐出。我的動作緩慢得像是動畫電影裡的樹懶，確保我安全抵達被剷雪車清理過的乾淨街道。

--

「不妨把注意力放在妳今天『可以/有辦法』達成什麼事情開始練習？」褐色眼眸、細緻中東面孔的諮商師建議。

- 一、我可以坐著入睡
- 二、我可以讓母親每天從我的手臂內側注射抗生素
- 三、我可以在心臟科復健中心完成十八堂課程
- 四、我可以畫完整的妝容，在橙黃橘綠的大樹下拍照上傳到 Instagram

我第一個明尼蘇達的秋天，是看著上下課必經小路兩旁著了火般的橘紅色大樹，在兩星期過後變成大火肆虐完的枯枝殘骸。去到明尼蘇達前，我不曾體驗過真正的秋天，儘管我總是嚷嚷著最喜歡自己出生的季節。我慶幸沒有錯過明州第二年的秋天，且在初雪前暫別明尼蘇達。

--

我是如此想念臺北十二月街頭的牛仔褲與駝色大衣。迎面走來兩個人對我說「耶穌愛妳。」耶穌愛我嗎？我向他們微笑，沒有接下遞來的傳單。

「人的盡頭，是神的起頭。」我到底還是滑入聖池底部，溫水中顫抖吟唱著歐！主耶穌，我相信祢為我做的安排都是最好的，我把憂慮卸給祢，請保守加強我。

主耶穌輕柔將我從聖水撈起，在祂懷裡我是光裸身子的新生兒，蒙祂的悉心呵護。我把自己交付給主，祂會毫無條件的愛我，給予我恩典。然而信仰是攝取過量的嗎啡，止不住心臟曾被劃過的疼痛。

聖經的故事寫道：每個人人生來皆背負罪，是主耶穌捨了生命、被釘在十字架上為眾生救贖。那麼我想知道，我究竟是犯了什麼滔天大罪？

術後康復的時光，我曾被室友逗得捧腹大笑，隨即跌臥床角，彷彿有人正拿著一把鋸子割開我的胸口，此後我哀求她不要再講笑話，喟嘆著連笑的能力都被剝奪了，真是殘酷。會不會某一天，我就再也笑不出來了？

當那些灰黑陰暗的日子確實降臨，我首次讀懂異鄉人主角莫梭眼底的冷漠與淡然。抱著冰淇淋桶大啖一個下午、擁抱與親吻屬於生理需求。你問我愛是什麼？

為什麼親人的葬禮沒有留下半滴眼淚？我答道，那些過於濃稠黏膩的情感早已擱淺在一座島嶼上，烈日當空下隨著莫梭扣動板機化為一片虛無。

存在主義是手放肩頭厚實的力道，莫梭臨刑前堅決不信神，瀟灑接受這個世界的荒謬，然後反抗它。又如薛西佛斯推著的那顆頑石，即便知曉它最終會滾落山腳，仍一遍遍征服路途上的層巒疊嶂、撐過狂風暴雨，堅然挺立。這是卡繆認為生命意義的所在。

曾經，生命的意義對我來說是在無垠的天空中尋覓屬於自己的北極星，並使之綻放光芒。我甚至寫了一篇名為《恐同》的散文贏得高中文藝獎首獎，文章敘說青春期迷失於星群裡的徬徨，以及追求獨特性的渴望。我想我達成目標了，以出乎意料、老天開玩笑的方式。

像是匍匐於胸口上那隻粗肥醜陋的蟲，在我穿低領 T 恤時探出頭來；每晚睡前吞下四顆的抗凝血劑，還有定期至醫院扎手指測量血液濃度的 INR 指數。

就讀醫學院的朋友在課本上讀到因智齒細菌感染引發的內心膜炎，她心有戚戚焉，因為這是她最好的朋友所患的疾病。

金黃色葡萄球菌由智齒發炎處進入血管寄生在心臟，將二尖瓣啃噬出破口，使得左心室的血液回流至左心房，血壓因此大幅降低，造成血液無法通順流至四肢末梢，且細菌形成的贅生物若隨血液流至腦部恐導致中風。病症治療方式是施打大量盤尼西林進入體內清除細菌，以及將被細菌蹂躪殘破不堪的瓣膜替換成機械性瓣膜。

我的心臟住了一個小時鐘。我喜歡這樣形容給別人聽。嗒、嗒、嗒、嗒，心臟跳動時像秒針走動的聲音。

--

我是帶著一部分的明尼蘇達離開的，短期內我不會回去，但她常駐心頭。大部分時間我幾乎感受不到她的存在，唯有夜深躺在床上睡去前，一片靜謐漆黑，她在我的體內噠噠顫動著，有時跳的之用力，我以為她會衝破胸膛，充盈整個房間，我則縮得渺小被包覆在她規律的一舒一張。

夢境裡的場景總是明尼蘇達的冬天，我獨行於茫茫雪地，佇立在那不怎麼溫暖的陽光底下張開雙臂，春天近了嗎？

是那推動著明尼蘇達四季遞嬗的指針使我與眾不同。她依舊正常的跳動、支持我的各種生理活動。只是，時間有走完的一天。醫生說機械性瓣膜的壽命約二至三十年，至多四十年。我才十九歲。

「但是工廠裡零件們的生命週期都不一樣，有些可以運作很久很久。」那天上午看完診在捷運站等車時，媽媽說道。

噠、噠、噠、噠，心臟撞擊著胸膛。

捷運轟隆隆進站，蓋過心臟噠噠的跳動聲。當下，我抹去淚痕、與自己約定：我就跟所有人一樣，遇到挫折會再爬起來，擁有愛自己與愛別人的能力。還有，我可以勇敢追逐夢想。